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聖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及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難晝明而夜昏晝昏而夜明彼物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耳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官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吾晝為僕辱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驚枕礎無不至也眠中啾囁呻呼呻吟痛及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感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

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為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執覺執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為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為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擊之驚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免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矣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矣謂之

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立也。聖人之辨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立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虛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繁然蔽亂惡能知其辨黃帝孔子以真冥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追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初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辨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昇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聞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善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踣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本有心反今有慮蓋醉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次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窵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量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

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妙實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辨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
默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儼然
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道
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
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
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為緒隨
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
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顏回記之則
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數而離根子則又其
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入偽之已深病忘
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
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
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
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
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
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亦也終則忘
後先是忘時也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
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
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以聞室妻之
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
巫而構之構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
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
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
知卦兆矣占彼自無愆則非思神之所能
測析請其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
冠藥石莫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
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
使知飢渴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
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然而知求明
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
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
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
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
也管管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
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
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
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
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喞然而怒未能
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達氏有子以而患及壯有迷罔之疾
患非迷也而用患之弊必之於迷焉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饜香以為朽日
其缺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
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齊味者非俗人
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管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
汝莫不訪焉其父之魯適陳遇老聃因告其
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
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迷者多罔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風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馬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

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趙

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

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

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

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

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

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此時之冬

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

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

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

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黑則

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辨饗香以為朽則

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

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

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

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

融了無分別者耶揚氏告其父以魯之君

子多藝術為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者蓋其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其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

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

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

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

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

之一將以迷之郵者斬欲解人之迷其惑

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

之糧不若過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

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

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

變容指杜曰此若里之杜乃喟然而歎指舍

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偏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感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沈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已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况也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消然而泣矣指壙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况也及

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聖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無所不知而自知者也志者故也。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不可無所不為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經之本也學者徒知是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微妙也。無極是謂契理。范曰惟忘乎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乃能忘其智。聖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曾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死則發憂喜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在視官如貧視人如家視吾如人在。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自用辨然則萬物而不自悅真知真能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開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容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受樂言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